

盗墓迷局

DAOMU
MIJU

朱晓翔◎著
长篇盗墓小说

千古蚕洞、鱼鳃悬棺，究竟暗藏了哪些玄机？

三星文明、古蜀王棺真假难辨

神秘诡谲的古墓，离奇难解的谜团，
堪称一部媲美《盗墓笔记》的精彩之作

中国华侨出版社

盗墓迷局

朱晓翔◎著
长篇盗墓小说

中国华侨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盗墓迷局/朱晓翔著. —北京:中国华侨出版社,2010.4

ISBN 978-7-5113-0328-8

I. ①盗… II. ①朱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051193 号

●盗墓迷局

著 者/朱晓翔

策 划/刘凤珍

责任编辑/齐敬霞

责任校对/文 瑞

装帧设计/木鱼书籍

经 销/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/710×1000 毫米 1/16 开 印张 18 字数 250 千字

印 刷/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

版 次/2010 年 6 月第 1 版 201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/ISBN 978-7-5113-0328-8

定 价/30.00 元

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安定路 20 号院 3 号楼 305 室 邮编:100029

法律顾问:陈鹰律师事务所

编辑部:(010)64443056 64443979

发行部:(010)64443051 传真:(010)64439708

网 址:www.oveaschin.com

e-mail:oveaschin@sina.com

盗墓迷局

内容简介

考古系学生印晓飞参与挖掘明代古墓时遭遇一件古怪离奇的事，为揭开谜团，在朋友阿诚等人协助下，一行人进入神秘莫测的蚕洞探险。

蚕洞内玄机重重，河中怪兽、南方古猿、怪异鬼火、绿毛僵尸纷沓而来；水晶洞、长明灯、水波门、神秘人疑云百出，千古蚕洞试图掩盖怎样的历史悬案，幕后又是谁主宰着一切？探险者历经千辛万苦，却未能水落石出，在古墓崩溃之前侥幸逃生。

印晓飞从蚕洞石室壁画中找到线索后又进入木栈山探险，这回他们不仅要面对古墓内的古怪设置和上古生物，还要提防身份不明但身手了得的卫哥，更有蒙面神秘人暗中狙击，探险者穿越瀑布、巧破鬼打墙迷局、强渡风洞，九死一生下找到鱼鳃悬棺，然而关键时刻功亏一篑，揭开谜团的证据得而复失。

三星文明奇耶，幻耶，玄机重重；古蜀王棺真耶，假耶，无人能知；探险者带着满身疲惫踏上归程。

目录

盗墓迷局

长篇盗墓小说
DAOMUMIJU

楔子 / 001

第一章 冤魂徐耀 / 004

第二章 鬼洞之谜 / 009

第三章 千里盗墓 / 015

第四章 河中怪兽 / 020

第五章 飞来脚印 / 025

第六章 古墓魅影 / 031

第七章 肉食古猿 / 037

第八章 石室骷髅 / 043

第九章 怪洞鬼火 / 048

第十章 千古蚕洞 / 054

第十一章 石棺魅影 / 059

第十二章 绿毛僵尸 / 065

第十三章 水晶洞天 / 070

第十四章 水波幕门 / 075

第十五章 遇美人鱼 / 081

第十六章 暗藏杀机 / 087

第十七章 重力装置 / 093

第十八章 殊死搏斗 / 099

第十九章 巨型神树 / 104

第二十章 催眠有术 / 110

第二十一章 长明燃灯 / 116

第二十二章 铜室浮雕 / 121

第二十三章 蜀王蚕丛 / 126

第二十四章 极寒冰窟 / 131

盗墓迷局

长篇盗墓小说
DAOMUMIJU

- 第二十五章 神秘黑影 / 137
- 第二十六章 周字绝墓 / 143
- 第二十七章 树顶石室 / 149
- 第二十八章 置死后生 / 155
- 第二十九章 纵酒迷情 / 161
- 第三十章 壁画新解 / 167
- 第三十一章 文物被截 / 172
- 第三十二章 盗墓三峡 / 178
- 第三十三章 后路被断 / 184
- 第三十四章 高僧舍利 / 190
- 第三十五章 山崖悬棺 / 195
- 第三十六章 噬人山藤 / 201
- 第三十七章 剧毒蟾蜍 / 207
- 第三十八章 瀑布玄机 / 213
- 第三十九章 极品玉胎 / 219
- 第四十章 极阴蟒虺 / 225
- 第四十一章 迷幻铜灯 / 231
- 第四十二章 伪鬼打墙 / 237
- 第四十三章 殉葬内宫 / 243
- 第四十四章 铜柜奥秘 / 248
- 第四十五章 失魂落魄 / 254
- 第四十六章 强渡风洞 / 259
- 第四十七章 暗渡陈仓 / 265
- 第四十八章 金蛇护墓 / 271
- 第四十九章 绝处逢生 / 276



楔 子

在南大读考古专业的时候，系里经常组织我们到城外山区古墓现场实地体验，有时也协助考古人员野外作业，主要是刷洗瓷片、清理陶器、为文物涂保护液之类的杂事，不太辛苦，而且每天能拿七毛钱补贴——这在 80 年代中期是笔不错的外块，可以吃到一碗馄饨加两个肉包，或者买本不错的小说。

大四上学期的一个星期天早上，班主任匆匆来到男生宿舍，说栖霞山南坡发现明代末期古墓，由于整理工作量很大，天气预报明天又要下雨，必须抢在今晚之前结束野外作业，急需人手协助，补贴提高到八毛钱。大家一听呼啦全涌下楼，老乡阿诚学的是生物专业，听说有利可图也混在里面上了车。

古墓处于南坡狭小的山谷底部，四面环山，只有一条相当隐蔽的羊肠小道与外面相连，几百年从未有人进去过，杂树丛生，野草茂盛，地表沉淀着多年腐烂的草土混和物，给考古工作带来困难。

大队人马抵达后专家做了分工，我和阿诚，还有四川籍学生徐耀分在一个组，负责在东面第七格区域探方内筛选——探方是指事先掘开的五米见方的土坑，主要用于探测古墓地下方向、位置和藏量，等探方连成片后还能方便统计发掘面积。

当时的情况是，最先打开的一号墓坑已确定不是主墓，专家以二号墓、三号墓为核心，根据墓室规格和走向挖了五个探方，各组在指定区域内筛选填土，等确认具体位置后再进行大规模行动。

我们拿着手铲在填土层清理和寻找线索，一旦发现陪葬品及时报告。探方里浓郁的土腥味夹缠着青草的芬香，每一寸泥土，每一个碎片都记录着历史的沧桑，考古，是最生动的时空穿越。

楔

子

盗墓迷局

长篇盗墓小说
DAOMUMIJU

时间在寻寻觅觅中飞快流逝，不觉间夕阳西下，暮色笼罩了山谷，可整理工作还没有完成，工作人员在四面挂了几盏高亮度白炽灯，挑灯夜战。我们组开始是肩并肩一字排开，后来中间探方有人筛到一只陶器，阿诚跑过去看热闹，我和徐耀平行向前推进，相距不到两米。

我沿着事先画的石灰线一口气筛到土坑边，打算坐下来歇会儿，突然发现坑旁草丛里坐了个人，由于我们探方离灯源比较远，草丛又背光，只模模糊糊看到他很年轻，年龄不超过二十岁，衣服是纯白色，但没看清楚款式。

“喂，你是哪个组的？”我很奇怪，因为墓地现场除了阿诚全是考古系学生，没我不认识的。

他好像笑了一下：“我在等人。”

“等谁？我帮你叫。”我自告奋勇地说。

“没关系，我们约好了，他马上就会来。”

徐耀听我们说话也靠过来：“蹲了一天真有点累，谁有香烟就好了，来一根解解乏。”

那人说：“我没有香烟，不过有松子糖，要不要？”

当时松子糖很贵，价格和上海大白兔奶糖差不多，我们也不客气，接过来往嘴里一扔，不像想象中那么甜，还有点苦味儿。

“是松子糖吗？怎么味道不一样？”我说。

那人说：“自己家做的。”

徐耀问：“你是哪个系的，上午好像没看见你？”

那人朝几米外的大树后一指：“我在那边，风景蛮不错的，过去看看？”

我瞧那边黑乎乎一片，稍一犹豫，徐耀站起来说好哇，反正也没什么事，印晓飞，一起去吧。他一边说一边跟那人走了两步，还回头招手，我无奈只得慢吞吞地站起身。

“晓飞，你趴在地上干什么？”

身后陡然传来阿诚的叫声，我一愣：我明明站在这儿准备朝前走，怎么会趴着呢？就这么一激灵，那人和徐耀已失去了踪影，我脑中仿佛被抽空似的一阵晕眩，在阿诚的叫喊声中软绵绵倒下。

醒来时我已躺在医院，后来的事都是阿诚讲给我听的。

他说我昏迷了六天七夜，高烧曾达四十三度，医院方面一度开出病危通知书；我刚进医院时呕吐了很多黑糊糊的东西，院方检测结果是过期变质食物，但未能判断是何种食物。

他说徐耀失踪了，学校连夜组织两百多人在方圆不到五平方公里的山谷里搜索，恨不得挖地三尺，最后还是空手而归，后来连日暴雨引发山体滑坡，把通向明墓的道路封死了。那天傍晚他只看到我趴在地上拼命往地里钻，没见到徐耀和我说的那个人。

他说考古队在我们探方旁边大树底下挖出一具骷髅，经鉴定是明朝晚期的尸体，死者约十八九岁，双手被缚，姿势扭曲，显然临死前经历痛苦挣扎，应该是被迫殉葬。

他还说农村里有种说法，屈死的冤魂通常在草丛里等人替代自己，徐耀就是这样被勾走了魂，而我则在地狱门口走了一圈，不是他及时喝住也会没命。

我当然不相信他的话，可又无法解释那天发生的事，心里留下一道深深的坎。

出院后我对野外考古产生了恐惧感，继而厌恶起所学的专业，大学毕业后主动放弃分配到博物馆的指标，选择回家乡盐城面粉厂做会计，那时面粉厂是炙手可热的单位，收入比博物馆高，年终还有奖金。

阿诚也回到家乡，按专业对口原则分到食品公司，我经常找他买市面紧俏食品，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去了。

楔

子

盗墓迷局

长篇盗墓小说
DAOMUMIJU

第一章 冤魂徐耀

盛夏的中午骄阳似火，连知了都热得叫不动了，我坐在河边树荫下，看着挑夫往来穿梭把面粉一担担运到船上，不时懒洋洋地在纸上画“正”字。

一年前眼见企业效益每况愈下，很多地方出现公司、工厂倒闭或被兼并的情况，阿诚见大势不妙果断辞职开了家废品回收站，明里收旧书旧报和各种杂物，暗里倒腾文物古玩，生意好得出奇。经他唆使我也离了职，利用在银行工作的同学周转贷款专搞面粉批发，虽说利润薄了点，渠道和规模却不断扩大，用个时髦词形容叫良性发展、渐入佳境。

时间过得真快，转眼间阿诚的儿子已经两岁了，而我连女朋友都没有。我不知道自己在逃避或害怕什么，但栖霞山那件事至今还历历在目，清晰得仿佛昨天刚刚发生，或许是这种不安全感使我内心不得安宁，更不敢奢望成家立业。

“晓飞，快走，我找到一幅唐寅真迹！”

阿诚满头大汗骑着自行车来到大树边，两眼暴射激动的光芒。自他下海以来，收购文物古玩大都请我把关，凭借精通各朝代历史掌故，加上大学时多次参与实地考察，几乎没走过眼，在圈子里也混了点小名气。

“唐寅？哼，白日做梦，清代以来就有‘十唐九假’的说法，别让人蒙了。”

“不管是真是假，帮我看看总行吧？这船面粉的运费我包了！”他把我连拖带拽拉起身。

谁叫他是我的救命恩人呢，我拗不过他，匆匆交待几句一起过去。

来到他家，客厅里坐了六七个人，除两个卖家其他都是圈子中的熟面孔，拥有“大师”、“专家”等唬人的名号，不过碰上这种大买卖谁也

不敢乱发表意见。

“印老板是文物鉴定权威，这一行没人比他更精。”阿诚把我介绍给卖家。

两个卖家都是四五十岁的中年人，拘谨中微带矜持，打量了我一眼，其中一个说：“俺们不管是谁，只要快一点，城西那边还有人等着看货哩。”

八仙桌丝绒上平铺着一幅工笔画，画纸是经过打矾和打磨的熟宣，纸色由于年代久远已成古铜色，画面多处细微的破损处以淡墨填补，有几处虫蛀和褶皱并露出白色衬裱纸。此画描绘的是一群文人在某个风景清幽之地聚会的场面，桌上摆满了茶、酒、赏石、折扇等物。画中有古松、卧石、竹林、芭蕉、杂树，树丛石间云烟萦绕，似真似幻，妙不可言。

更为难得的是画中人物虽多，每个人动作、神态各异，活脱脱是一幅西洋风格的写实画，整个布局精致完美，线条简洁流畅，让人看了说不出的舒服。

我戴上手套，拿着放大镜一寸寸观察。

文物贩子老董凑上来低声说：“纸没问题，地道的熟宣，虽然颜色陈旧，但光滑匀净，无杂渍，破碎的地方里面呈小块状斜纹，假古宣气色鲜活，不沉重，破裂的地方呈直纹特征。”

古玩店赖老板也踱过来，指着画面右侧的婢女道：“她的脸部，前额、鼻尖、下颌都是一点白，正符合唐寅的雅号‘唐三白’；而且她身材壮健丰腴，妖冶风流，有唐代美女风采，也是唐寅画女人的一大特色。”

我暗暗好笑，所谓光滑匀净、气色鲜活等等都是内行哄外行玩的，造假者通常就利用这些似是而非的理论骗你没商量，鉴别文物古玩真假，靠的是对人文历史的精通和长期经验积累，没有捷径可走。

来的途中阿诚告诉我，卖家是他朋友的朋友的邻居，原来在服装厂上班，最近跟朋友合伙包塘养鱼，想把祖宅卖掉筹点资金，收拾地下室时翻出这幅画，从落款看是明代的，于是在朋友的指点下找到他，开价五千。阿诚开始不以为意，准备敷衍几句把他们打发了，后来无意中在裱缝间看到半行字：晋昌唐寅，下面印章只剩下不足三分之一，但仍可推断出“居士”两个字，当时心差点没从嗓子眼蹦出来！

唐寅的祖籍就在晋昌，今天山西晋城一带，所以书画落款往往是“晋昌唐寅”，他的章印比较杂，有唐寅、唐寅私印、吴趋、南京解元，也有这幅画所盖的六如居士。可能因为年代破损和多次揭裱，画的题跋和名款都被裁截得面目全非。

唐寅的作品山水画价格最低，其次是花鸟虫鱼，再往上是人物画，最昂贵的要数春宫画，然而大都失传已久，市场上多为伪作，可遇不可求。像这幅画融山水与人物于一体的工笔画，倘若是真的，拿到香港市场最保守也得几十万元。

阿诚干这行以来一直做着小打小闹的买卖，传说中靠捡漏一夜暴富的事从没遇到过，难得碰上一本万利的好事，自然又激动又惶恐。

我瞟瞟两个卖家，阿诚看出我的意思，说货的来历没问题，他们是兄弟俩，祖上是山西太行山脚下的小军阀，家里颇有些好玩艺儿，“文革”时怕惹麻烦，父母亲夜里偷偷烧掉不少，这是仅存的古董。我说大凡赝品都有一个动人的小故事，不足为据。阿诚还是不甘心，一叠声催促我再看看。

两个卖家虽一直假装满不在乎，紧紧崩着的嘴唇却透露出内心的焦急，满屋子人的眼光都盯在我脸上，期待我一锤定音。

“没错，确实是明画。”我肯定地说。

两个卖家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，表情明显放松下来。

阿诚用肘部顶顶我，压低声音说：“我只关心是不是唐寅的作品。”

“不是。”

“什么？”他急白了眼，“这落款、章印，还有画风明明……”

我拉过他的手按在裱缝处：“落款确实是唐寅的手迹，章印也对得上，可惜是人抠挖后补上去，然后故意裁掉大半，弄成遮遮掩掩的样子……不过毕竟是明画，多少值几个钱。”

阿诚根据我的提示在画上来回摸了半天，颓然说：“明画有什么屁用？赝品就是赝品，哪个朝代的也不行，”他朝两个卖家摆摆手，“都听见了？这画被人弄了手脚，没法收，你们找下一家吧。”

两个卖家也傻了，头挨头嘀咕了一阵，说反正没指望靠它赚钱，再东奔西走也没意思，只要肯收，价钱方面好商量。阿诚无可无不可地跟他们讨论了半天，最后以八百元成交。

卖家离开后阿诚懒洋洋地说原计划明天请大家吃海鲜，现在改成大排档，不周之处敬请包涵。

我笑着说好一个冷酷现实的家伙，告诉你明天吃不到海鲜，这幅画的前途就完了。

听出我话中弦外之音，几个人精神一振，扑到画前反复琢磨。

阿诚狐疑说：“难道你刚才摆了他们一道，这确实是唐寅的画？”

“你先说明天吃什么？”

“海……海鲜！”

我用手指在落款附近划了一圈：“在画的左下角或右下角署款，唐寅没这个习惯，可既然是晚明时期的画，风格又与他十分相似，到底是谁呢？我想到一个人，周臣。”

阿诚失声说：“周臣——唐寅的师傅？不错，据说两人画风相近，都是承袭南宋李唐一派，很多作品在形体上十分相似，曾经有种说法，说唐寅的很多作品是周臣代笔。”

“代笔之说不太妥当，自古以来哪有师傅替徒弟做假的道理？唐寅作品的意境远远超过周臣，前人评他们俩是行家与利家之分，换言之，唐寅是文人画家，而周臣只能算职业画家，完全不是一个级别。”我指着画的上方说：“但周臣也有自己鲜明的特点，你们看这些树，还有山石，全部用浓墨作的短促皴笔，表现得浑厚结实，这个特点与唐寅的画风明显不同，而且他的作品大都在左下或右下署名，所以这幅画……”

阿诚会心笑道：“周臣虽不是明代四杰，也算一代名家，卖个七八千总不成问题，看来一顿海鲜不够罗。”他钻进书房捣鼓了一阵，出来后每人发了个信封——这是行规，见者有份。

老董他们走后，阿诚单独递过一个信封，我双手推开，不高兴地说干嘛，咱俩还搞这一套？

他把信封在我面前晃了晃，笑着说想得美，我才不会在你身上破费，这封信是两个卖家带来的，据说本来和画包扎在一起，写信者叫孟哲远，金陵府按察使司副使，从四品官员，收信者叫李芒，都转运使司转运使，从三品，信写得骈繁含蓄，我看不太懂，大概意思是孟哲远想巴结李芒，托人把这幅画送给他，看来李芒也收下了，还在画上盖了自己的收藏印章。刚才我怕影响你判断，故意没把信拿出来。

孟哲远？我喃喃念了两遍，说这个名字好像听说过。

他不以为然说你是学历史的，头脑中有上千个古人的名字，别混淆到一块儿。我摇摇头说不对，我的记忆力特别好，不管什么名字听一遍就能记住，绝不可能错。说着抽出信笺。

阿诚在一边唠叨说管他是谁，总之将来卖画时把它作为附件，起码能多要五百块钱。

我漫声应着，指着信笺上一个字一个字地读，考古学需要了解各种古体，这种小篆根本难不倒我。

突然间我全身一震，手脚如遭电击，好像坠入万年冰窖，任凭信笺飘落到地上，目光呆滞，一句话也说不出。

阿诚被我的模样吓坏了，捡起信连连问：“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到底怎么回事？”

我还是一副木然的样子。他赶紧冲到厨房拿了瓶酒，撬开我的嘴强行灌了几大口，我如梦初醒，惊恐地指着信笺说：“那个人……”

阿诚呆呆地问：“哪个人？”

“信里提到徐耀是孟哲远的书童，而孟哲远就是我们参与挖掘的栖霞山古墓墓主！”我鼓起勇气说。

“什么？”他顿时脸色煞白，双手抖索索捧起信笺，在我的指点下找到那段文字，孟哲远说自己身体单薄，不宜远行，所以派贴身书童徐耀把画带给李芒。

过了半晌，阿诚才结结巴巴说：“徐耀……原来那天你遇到的冤魂叫徐耀，他勾走了现实生活中的……徐耀，是这样吗？”

我连说话的力气都提不起来了，微弱地说：“我，我也不知道。”

两人在客厅呆呆地坐着，面面相觑，打心眼里生出毛骨悚然的感觉。

第二章 鬼洞之谜

栖霞山明代古墓墓主叫孟哲远，书童徐耀随主人殉葬，埋葬地点在古墓东面第七格探方；我的大学同学也叫徐耀，在相同地点被一个身份不明、年纪相仿的人叫走，然后失踪。

这件事无论从哪个角度讲都透着匪夷所思的诡异。

黑暗中我和阿诚不知坐了多久，终于他嘎声说他娘的活人不能被死人吓死，我们得花时间调查清楚，不然始终留着心病。

我说栖霞山那条小路已被封死，考古队也彻底打开了孟哲远的墓，即使进去也找不到有价值的东西。

阿诚不满地说你就是这点不好，做什么事瞻前顾后想得太多，世上很多事并不按照你的思路发展，这叫历史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，明白吗？我悻悻说我就是学历史的，这些大道理还要你说？明天我去一趟南京，查查孟哲远和徐耀的情况，需要去栖霞山再叫你。

那怎么行？他认真地说，这件事从开始起就有我的份，现在出现新变化，当然要善始善终，啥也别说了，我跟你一起去。

晚上就睡在阿诚家，因为我没勇气一个人度过漫漫长夜。夜里突然发高烧，头重脚轻，稍一动弹就眼冒金星呕吐不止，阿诚把我送进医院一直守到天亮，上午关照妻子过来照看，他则叫上生意伙伴老董去了南京。

与几年前那次大病一样，医院始终查不出病因，也判断不出是什么病，每天没完没了地输液、吃药，医生们被折腾得焦头烂额，戏谑我是“老顽固”。

一个半月后终于出院，而阿诚一直没回来，也没与家里联系过，好像黄鹤一去不复返，我心里忐忑不安，担心他遭到与徐耀相同的命运，

遂把生意上的事简单处理了一下，准备到南京找他。

动身那天阿诚正好风尘仆仆回来了，面容消瘦，表情前所未有的严肃，一见面来不及寒暄就把我拉到书房反锁上门，神秘兮兮地从怀里掏出一张纸。

“这是三星堆出土的牙璋上的图案，从哪儿弄来的？”我问。

“岷山附近，一个石洞里的铜门上。”

“你去四川干什么？”我疑惑地说：“这种图案的功能是祭祀，象征着天神显灵降福大地，不可以随便使用，除非是……大祭司或部落最高首领的墓穴，它跟孟哲远有什么关系？”

“说来话长。”

阿诚燃起一根烟，细细说出事情的来龙去脉。

那天他和老董来到南京图书馆查找孟哲远的资料，按察院是明朝重要事务机构，孟哲远又是从四品官员，史料记载比较齐全。从资料看，孟哲远属于谨小慎微、勤勤恳恳的技术官僚，没有后台，升迁欲望也不强，尤其厌恶溜须拍马、欺上压下的不良风气，是安分守己的好人。爱好收集金石，在官场里也结交了一些兴趣相近的朋友，李芒便是其中一个，他们经常通信交流近期收获，探讨研究心得，有时来往十多封信就为某个细节争论不休。

调出李芒的资料才发现，孟哲远送画的目的并不是艺术交流，背后隐藏着一个阴谋。因为那封信是徐耀连同画送到李芒府上的，在此之前孟哲远已发出一封密信，信中说徐耀即将到他那儿，请按计划便宜行事。

“按计划”，说明孟哲远与李芒有过见面，两人经过密谈制定了一整套计划。“便宜行事”是古人常用的春秋笔法，可以理解为任君处置或是随便你怎么办，话里暗含杀机。

一个小小的书童，年龄尚不足二十岁，犯了什么事让两位朝廷官员苦心积虑处置他呢？从后来的事实看所谓计划未能得到实施，徐耀平安无事回去了，但终究没逃出孟哲远的毒手，以殉葬方式结束了短暂的生命。

阿诚很有钻劲，通过昔日同窗找到当年发掘栖霞山古墓的省文物研究所有关专家，专家说或许是水土流失之故，孟哲远墓中没发现尸骨，陪葬物不多，也没有特别有价值的参考文献，可能是他为官清廉积财不

多，也可能防止被盗墓者下手。另外专家不经意提到孟哲远墓出土时曾发现一卷绢，上面记载着他的生平，有一段讲述归隐后到四川广平游览的经过，可惜当时保护措施没跟上，绢运到研究所不久便化成一堆灰烬。

阿诚当即想起李芒的老家就在广平，二话不说拖着老董去了四川。

广平是靠近成都的小县城，因发现三星堆遗址而闻名于世。明朝地方上从三品也算高官，李芒退休后又住在家乡，广平县志里对他有详细记载。

县志里说李芒官至三品，为人儒雅忠厚，乐善好施，辞官回乡后捐助资金修了四座桥，获得乡亲们一致好评。六十七岁那年他和几个朋友到岷山游玩，不慎在洞里迷路，从此再也没有出现。后人为纪念他，铸了尊铜像放入衣冢棺里，并在他家乡蒲花村修建了“李公祠”，祠堂香火鼎盛，直到民国时期毁于战火。

李芒生前生活用品、文书信札包括日记都保存在县博物馆，阿诚好说歹说费尽口舌才让工作人员同意查阅。两人在故纸堆里埋头苦读了六七天，发现李芒失踪前几年一直在岷山寻找蚕洞，认为只要进入蚕洞就能解开一个人的秘密，而那个人关系到天下苍生祸福凶吉、生老病死的玄机。

嗨，好大的口气！

日记里李芒强调此事由好友孟哲远最先发现，两人苦苦研究十多年才查到一些线索，正待深入调查，孟哲远却身患重病撒手西去。由于这件事蹊跷离奇，大违常理，非普通人所能理解，李芒不敢声张，筹备好几年才找到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共同参与。

阿诚看完所有记载得出结论：李芒等人并非游玩时失踪，而是进入蚕洞后遭遇不测，这个洞或许与徐耀有莫大的关系。

可是整个四川都没有关于蚕洞的记载。

阿诚是不容易气馁的人，当天下午就来到岷山脚下的蒲花村，专挑附近险峻陡峭的山峰爬，想碰碰运气。一晃三天过去了，不仅没找着蚕洞，还误闯老虎洞，被老虎撵在后面跑了两座山峰，钻进原始森林差点迷失方向。两人垂头丧气下了山，在蒲花村口小酒店里喝酒，席间听邻座几位老人聊起一桩奇闻，顿时精神一振。

蒲花村西南有条大河，是岷江的支流，半年前地方政府为了改善当